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

李国文以文学家的敏锐和气度，发前人之未见，展今人之情怀，似讲古话今，谈天论地，说三道四，却又远远地超越了这一切……

■ 李国文 / 著

超越 四合院

CHAO YUE SI HE YUAN CHAO YUE SI HE YUAN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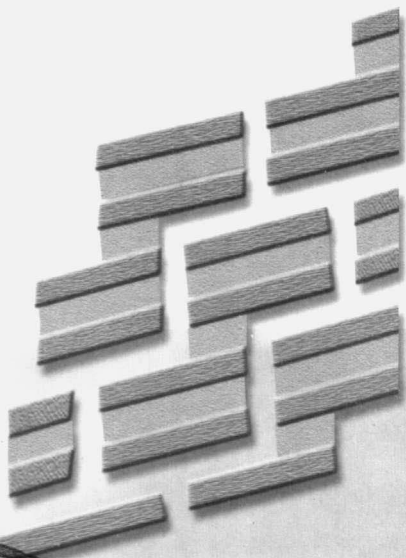


—
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 李国文 / 著

超越

世合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四合院/李国文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2. 5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ISBN 7-80595-788-6

I. 超… II. 李…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111 号

超越四合院

作 者 李国文
责任编辑 王炜烨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月 雅 晓 乔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政府机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77 千
印 张 8.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788-6/I·309
定 价 12.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说古论今

不灭的精神火光	(2)
博士买驴	(5)
“文章得失不由天”	(13)
朱皇帝的残忍	(23)
历史的绚丽画卷	(34)
大雅久不作	(38)
胡椒八百石	(47)
唐末食人考	(60)
吃的精神	(77)

猫不拿耗子·····	(84)
邯郸学步·····	(88)
谈谈撒谎·····	(92)
试论暴发与暴发户·····	(96)
狗德·····	(106)
酒不醉人·····	(110)

第二辑 说地谈天

超越四合院·····	(117)
金字塔的启示·····	(126)
亦近亦远看澳门·····	(130)
千载难逢·····	(134)
上语言课去·····	(138)
笑迎新世纪·····	(142)
防患于未然·····	(146)
钓鱼·····	(153)
“蜡烛包”及其他·····	(155)
闯牌子与砸牌子·····	(159)
数字崇拜症·····	(164)
盛名之累·····	(167)

文化稍息	(171)
多多益善乎?	(175)
年年过年年吃	(180)

第三辑 说三道四

毛泽东早说过,这世界上没有无缘 无故的爱	(186)
旧中国五千年,不论谁上台执政,都 得捧这本经念	(190)
文人在权力的争夺游戏中,输牌是 早已注定的	(195)
吴大帝到了晚年,便完全走向了自 己的反面	(201)
抹稀泥,可以糊过一时,但终究并非 长远之计	(207)
帝王为文学者,古往今来,曹操还得 坐首席位置	(212)
大胜以后的大败,为错位的关羽,画 了一个终止号	(219)
政治家玩文学,文学家玩政治,后者 永远不敌前者	(224)

- 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坐等对手死亡而不
战,这才是真残酷…………… (232)
- 一个作家,无自信之心难以成就,无自省
之心则必狂妄…………… (240)
- 董卓疯狂时,绝想不到他最后被点天灯的
下场…………… (246)
- 想当皇帝的袁术,即使穿上龙袍,也还是
个丑角…………… (253)
-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多亏苏东坡点明了
历史真相…………… (259)
- 伟人的影子,拖得越长远,未必是后人多
大的幸福…………… (264)

第一辑 说古论今

不灭的精神火光

我在报纸上看到，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负责实施的这次行动，先后对全国 12 个省市的 3000 多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发现，目前我国读者最喜欢读的图书，仍是文学作品。这是历时半年的首次“全国国民阅读倾向抽样调查”，近日得出的令人颇为感奋的结果。

看来文学没有死，大概也不会死。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

不朽文学作品，永远是华夏文明的碑石、五千年历史的镜鉴、中国人觉醒的启示录，也是一本无声的教科书，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所以，负责任的作家，要写出负责任的作品，其意义就在这里。被读者提名的最喜爱的中国作家有 170 多位，其中鲁迅以得票的绝对多数名列第一。这一点也不意外，而且绝对应该是这种样子的结果。所以，要谈到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关键词语可能有许多许多，但鲁迅、《阿 Q 正传》和阿 Q 这个人物形象，却是这 100 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语。

在中国文学的丰碑上，鲁迅的名字，恐怕是镌刻得最深，也是最不能磨灭的了。尽管，那些不读、少读，或者按其文化程度，谅他根本也读不懂鲁迅者；那些只因毛泽东提倡过鲁迅，便以一种盲目的逆反心态咒骂鲁迅者；那些挖空心思，为汉奸周作人张目而肆意丑化鲁迅者，所形成的一股其实不足挂齿，压根儿也不会成气候的浊流，近年来似乎甚嚣尘上。然而，这丝毫无损于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力量，和他全部著作中所闪现出来的精神火光。这火光，即使在未来的千年里，也会继续以强大的生命力，对未来的读者、作者，乃至全体中国人产生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

小丑跳梁，貽笑大方，无端发难，终成笑柄；不朽之作，永葆青春，伟人名字，光辉如故。这就用得着唐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两句诗了：“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身与名俱裂，也许未必；江河万古流，却是事实。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全进程，有哪个人物形象，能比阿 Q 更栩栩如生地存活在读者心目

之中？阿 Q 成了挂在中国人嘴边的一个常用词汇，使用到如此普遍广泛的程度，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能找到第二个类似的例子吗？

所以，我真诚地期盼，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中，有鲁迅的正气，而无汉奸文人的无耻堕落；有《阿 Q 正传》这部小说，但中国人不再有阿 Q 精神；而《阿 Q 正传》被人捧读，被人理解的同时，阿 Q 所体现的那种丑陋的国民性，也在中国大地上被荡涤一空。那样，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腾飞，可以肯定，会更有希望。

博士买驴

“邠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好评。买一条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作品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除”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自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位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琊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徙的历史，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和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直，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的话，但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究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做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苦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货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谐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陈琳实号粗疏；刘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以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超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琊颜氏当然是沿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

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繁，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简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刘宋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劈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会有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薰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 169 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驻北朝西魏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迁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淫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

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操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酹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现象的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褰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到满城